

我们的节日 中秋

“北漂”的中秋之夜

蒋华

怕莫有些年了，我在一个玄月之夜离开了家乡。彼时年轻，对于自己当时从事的工作不甚满意，一腔孤勇，便辞职停薪当了一名“北漂”。那时说起“北漂”，多少还有些自豪的感觉，但现在回忆“北漂”生活，多了潦倒的意味。

初时，准备投靠一先我几年便去了北京的同学。他在北京的生活可谓“苦难辉煌”，当过厨师画过画，睡过桥下和防空洞，卖过卡碟摆过摊。高中中学的美术，最后，辗转成了一名“摄影艺术家”。本以为他还混得不错，可他连个独立的居所都没有，平时就睡在公司的地板上。

于是，我跟着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圆明园附近搬到树村，又从树村搬到附近的东北旺，这才算是暂时安定了下来。这里已经是北京郊区的郊区了，虽然我生长在南方的一个小城，但比起首都这个脏乱的小村庄，感觉还是要好上太多。住的是个小的四合院，主人因为离婚，分了一半出去，便在院子中间砌了一堵墙，本就不大的四合院就更加逼仄了。这还不算啥，住所没有厕所，要去村中的公共厕所解决。如果换成现在的我，怕是一刻也不能忍受，但那时候却不觉得。

搬过去没几天便是中秋，由我操持，整了几个菜，同学在外面的小卖部买了一些酒和饮料。

同在异乡，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特别是几杯酒下肚，几人纷纷说起了自己“北漂”的经历。我漂泊的时间最短，自觉当了听众，同时负责给他们几个倒酒，说到精彩热闹处，只是鼓掌附和。

住在偏僻的郊区小村，自然都是“北漂”的底层人群，每个人经历虽然不同，但个中的辛酸却是相通的。我们都想在这里寻找一份“希望”，但很多人发现，心中的希望越来越淡薄。同桌有人说，希望就像这个村子往外走的那趟公交车，要走出去很远。这个比喻其实很不确切，因为公交车的站点已经固定，几个小时，就能到达自己希望的地方，而同桌的我们却看不到。

不知是谁将话题岔开，说这样一个传统佳节，我们还是耍开心起来。饭桌便重新活跃起来，有人拿起随身带的吉他，弹起了轻松的曲子，还有人吟诵起自己写过的诗歌。毕竟，他们很多人是从“圆明园艺术家村”搬过来的，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

喝到半酣的时候，我说，趁着还早，我得给父母打个电话。

到北京几个月，只往家里打了有数的几个电话。我不善于表达情感，电话打通，往往只是沉默着听母亲叮嘱的话语，挂挂电话的时候，程式化地说上一句，我很好，你们要照顾好自己。

小村庄只有几个公用电话，北方的夜生活也不如南方的精彩，早早便关门收摊歇业。找了几个地方，竟没有开门的。终于在村北找到了一个还开着门的小卖部。之前在这里买过一次东西，店主是河南的一对老夫妻。

晚上的天气稍显清冷，店主搬了把凳子坐在门口，看天上的月亮，他的老婆在狭小的店铺里面，盯着小小的电视屏幕。

见我过去，店主起身，把凳子往旁边挪了挪。

打个电话。我冲他说了一声，示意道。电话用一个盒子装着，话筒那边被锁住了，只留按键位置留在外面。他在裤腰上把钥匙掏出来，打开电话的木盖。

虽然很晚了，但父母显然在等我的电话，刚响一两声，母亲的声音便在那边传了过来，父亲也在旁边搭话。现在已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可那是我离家以来，说得最长的一次，也第一次有了思乡思亲的感觉。

挂掉电话，我没有立即离开，而是与店主攀谈起来。他告诉我，在河南他有一儿一女，还有两个可爱的孙子。他们一直在外做小生意，就是想赚点钱在家盖个楼房。

我问他，为什么还没睡呢？他说，今天中秋，在等自己儿子的电话。他说，老家没有电话，他儿子要去镇上才行。他想听听孙子的声音，不知道今天能否听到。

离开时，夜晚的薄雾慢慢升起，店主又坐回到了门口。

天上，明月高悬，好圆好亮。

写给嫦娥的微信朋友圈

陈惠芳

当年牛郎与织女还在通过邮局挂长途电话的时候
吴刚与嫦娥已组建微信圈

嫦娥奔月
这种奔跑是空前绝后的壮举
地球上一个最美好的女子
投奔了一个最美好的理想

月亮也有脸谱
一共八个，叫做月相
脸谱之中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上弦月和下弦月
我把它们当成伸向天空的手指
夹食那些流星

小鸟依人，形容月亮
不十分恰当
一个离开太阳、一团漆黑的小鸟
也就失去了独立飞翔的勇气
月亮的疼
只有它自己知道
表面的光鲜，掩盖了内心的慌乱

月亮的亮区，是高凸
被称为月陆
月亮的暗区，是低陷
被称为月海
这些适合写诗的素材
都浪费在空中

这是一个雅俗共赏的时代
月亮把她的歌谣
时时耳边响起
我不知道月亮本身
是不是也有些怀旧
月亮起了毛边
我会联想到钱袋书

照耀我的不光是月亮
还有太阳，还有星星
还有萤火虫，还有走马灯
还有李白和苏轼
一切闪烁，我都热爱
包括那些已泯灭的光芒

手机里的月亮

朱继忠

城里的月亮，镶上霓虹
在阳台上打开手机
灯光比月光更亮
想起山坳里升起的夜
虫鸣簇拥，凉风习习
很快来到头顶，星光隐去
月饼切成均匀的小块
油纸借着月光。我倚着窗台
手机里的月亮有些模糊
拨通母亲的电话，安静而漂亮
咀嚼月饼的声音依然清晰
那种酥皮、粗馅的饼
那些清脆的响声，手机差点跌落
住在四楼，看到了满月
还有，高过四楼的木架和香樟
想起父母，一定坐在门口
那棵桂花树遮不住月光的倾泻

箫相诗会

晒月亮

欧阳稳江

祖母的身后，打量着陌生的来客。

带着烟火气息的柴火饭、饭桌上一家人长长短短闲聊，多年离家的生活让我无法接上父母的话题。那些人情世故也许与现代、摩登，甚至与未来、理想这样光鲜的词儿无关，却自有生活的一份虔诚。小的时候，很明白，为什么一场红白喜事能将一村子人的神经绷得那般严肃和认真，甚至觉得有些可笑。总在想，需要严肃和认真对待的世界很大，为什么一定要局限于有着繁文缛节的婚嫁丧娶？绵绵无期的日常生活一点点地延续着……当中秋的满月将我笼罩在它无垠的柔光之中时，才明白一切看起来繁杂的世事原来都是我父母在内的乡邻们的信仰。这份信仰，不可忽略，不可亵渎。

许多旧事在脑子里穿来穿去。晚上睡觉的时候，对着地板上铺满的月色，想起我小时候圈点过的那本作文书还在，那一度开满细碎小白花的橘树亦在，墙上曾经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写着“XX的家”的老屋亦在……除了远去的祖母，八十高龄的祖父还在，父母亦健在。盘点着家在我心中的形象，无穷无尽的回忆虽然有了删减但却如旧瓷器被擦拭得闪闪发光。

“还没有睡吗？”轻轻的敲门声。“嗯。”“不

挑生铺吧？”母亲担心我有了自己舒适温馨的家后，反倒不适应老家的一切。

“不挑，妈，你睡吧。”体内蓄积的心疼一下被蒸发出来了。在母亲的眼中，我的冷暖也许是她永远的必修课。

“老晒的月亮（非常好的月色）。小时候，你们姐弟经常在这样的月亮下跑来跑去呢……”轻轻合上门后，母亲提到这样一句话，突然让我置身于无比的柔和之中。

晒月亮。这曾是作家池莉一篇优美文章的标题，却和母亲的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池莉的晒是动词，有着朝拜的脚步和心情；母亲的晒月亮描述的却是安静和瓷实，良辰美景将我不同年岁的脚步慰藉着。巍然想起画家几米的两幅插画，差点落下泪来——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可不可以在我女儿三岁生日那天，变成一个大满月，而且微笑着在她窗前慢慢滑过……婚礼进行到一半，新娘的爸爸突然仓促离场，躲到角落里，趴在墙头哭泣。他想起女儿小时候，老是嚷着说长大后要嫁给爸爸，原来这一切都是谎言。

两幅没有丝毫联系的插画，共同撞击着我心灵的某个部分。父母和老家，原来一直都收容着我心灵的敏感和迁徙的错觉，期盼着年年岁岁给我一轮微笑的大满月。无穷无尽对未来的想象与期待，虚虚实实的奋斗却让我成了那个嚷着长大后要嫁给爸爸的新娘，不计后果地许着童真的诺言。

月亮收藏了什么呢？所有的情愫，都是针对连根漂泊的感觉而来。但深藏着的，却是老晒月亮下的家、父母、乡邻、村庄、鲜活的植物和动物。还有，不可磨灭的、绵密的人生记忆。

用相机拍下来，则是另一回事，画面里出现太多首先没有留意或并不想让它出现的东西，远远近近，驳驳杂杂，彼此勾连，无法剔除。好在，这次我没用相机，而是用眼睛盯着月亮。

从第一眼到现在，月亮噌、噌地不断往上爬，须臾之间，这么快就主宰了天空。来得可真快，简直听见了月亮跑起脚步声。

那幢建筑，是陪伴过月亮的，或者说，是它将月亮拱上肩头的。难道，是它，将月亮抛上的高空？

我熟悉那幢建筑，从表及里。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当初以江湖之远取胜，独占鳌头。现被一家国企使用，那里有食堂，供应早餐、中餐，我吃过里面的饭食，虽然朴素，但卫生整洁，菜品新鲜。那里有住房，是高低复层，曾在里面午休。那位给我钥匙提供住处的姐姐，是我的同乡。

认识她，纯因业务。刚参加工作的我，去她们那里培训。一听乡音，一番介绍，就认定她可亲可近。在她邀请下，提着行李去了她家，着实省下一笔住宿费。当时，她家房子新装修不久，簇新的家具、窗帘、地板、哪里都让人心旷神怡。我们一起做饭，散步、聊天、打扫卫生……她孩子白白净净的，喜欢在客厅里拼玩具，始终很安静。待我后来再去时，他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他妈妈在厨房倒水。突然，他朝里屋喊起来，“妈妈，你喜欢的节目来了！”声音稚嫩，关切之情，满屋充盈。

如今，这位姐姐添了孙子，成了祖母级别的人。他们当初新房的所在位置，早已成为老城区。我知道他们住过的地方，至少有三处，包括托起大月亮的那幢，那是他们的过渡。姐姐如今住上了电梯房，临近退休。我与她之间，虽然没有惊心动魄的友情，但每次相见，都倍感欢欣，因为姐姐的脸上，始终挂着灿烂的笑容。我沉醉其中，不想醒。我们会偶尔谈起共同的家乡，一个小镇，那里，有我们熟悉的月光。

小镇的中秋之月是从东边山里爬出来的，似乎跟城里的月亮相同。却也不同。

人的眼睛，会不会因为思想的作用而滤掉很多物事？就像我们常常遇到的那样，明明看到的却是有限的人和景，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月亮

艳菊

童年时贪恋一个古老的游戏：追月。

明月朗朗的中秋夜，安静的村庄像是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辉。房子、草木、田地，月光下的一切，柔柔的，散发着亲切的芬芳。饭后，我和小我两岁的妹妹急急地跑出去，到大门外的小路上戏耍，追赶着天上的月亮。我们疯跑，月亮也会疯跑；我们停下来立定，月亮也似静止的一般。又新奇又有趣，仿佛那月亮是另一个自己。紧挨着小路的是一片菜园，凉风吹过，静谧的空气里弥漫着瓜果蔬菜的清香，我们的笑声在这清香气里一波一波荡漾。

随后，母亲出来了，搬了凳子，坐在门口，望天月的月亮。过一会儿，母亲总是会感叹着，向玩乐中的我们讲起她和小姨过去的旧事，也不管我们听不听。小姨是趴在母亲的背上长大的。那时候姥姥忙着干活挣钱月，母亲便担起了照顾小姨的重任，背着小姨到处玩耍。两姐妹感情极好。可是，后来小姨远嫁他乡，几年难得见一面，母亲就有了望月唠叨的习惯。

我定定地看着它，它像被捉住了现行，再也不敢挪动半分。

可是，一眨眼，它已跳腾开去，与建筑物完全分离，不过仍保留着恋恋不舍，彼此呼应。它与建筑物构成的画面，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不过，彼此独立。如果用剪刀剪下来，便是两个完全自成一体的物事。

圆溜溜、光洁的大月亮，此时显得特别盛大、隆重，似乎准备冲向更高的天空。天空旷远，月亮开始表演独幕剧。那么圆，那么亮，华衣闪烁，甚至让人看见它兴奋的表情。离它远远的边陲，那幢建筑逐渐隐入虚无，成为庞大建筑群体不易察觉的部分。

人的眼睛，会不会因为思想的作用而滤掉很多物事？就像我们常常遇到的那样，明明看到的却是有限的人和景，而

事隔多年后，在家乡的街头碰到那女孩，提起当年月亮的比喻。她告诉我，并不是想象力丰富，是真的。那个时候，她父亲每年外出打工，只有中秋、春节时回来几天。想父亲了，望望月亮，便觉得温暖。

忽然想起了母亲望月的旧习，而今的我竟不知不觉也在往这条路上走。和我相伴长大一起追月的妹妹也已远嫁，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未见了，不知今年中秋能否相聚？

一个人的中秋

李巧文

一个人，在异乡。
半年前，我不会想到有一天，会离开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去一个陌生的异地谋生；今天，我却真实地站在异乡的土地上，中秋之夜，遥望故乡。

今晚的月是真好，很大、很圆、很亮，像我小时候躺在凉凉的竹床上，任由月光滑过田野，滑过屋檐，滑过夜色微茫的树木与花草，滑上我的手背。爷爷一边用棕树叶做的大蒲扇为我扇着风，一边讲月亮里吴刚的故事。吴刚是一个有着十分力气的壮汉，他每天被派去砍树，但月亮里的树是仙树，砍了马上又长出来，所以他永远砍不断，砍不完。我问爷爷：那他为什么要砍呢？爷爷说，他也不知道了。爷爷说他没有读什么书，很多问题都不懂，你们要搬书读书，读了书才知道世上的事……我似懂非懂，在爷爷的唠叨声中月光的爱抚里睡着了。

学校放假了，校园一下子空旷起来。疫情紧张，请假手续繁琐，几天时间便不想舟车劳顿，把自己圈在了异乡。离家近的老师都回去了，隔家远的老师走亲访友，大多也不在学校。我刚来，认识的人不多，又不是自来熟，素来喜欢安静的我，便独自走在月光下。今晚的月光是属于我的，就像当年未自清走在月色下的荷塘边，那一片天地是他的，他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我们之间似乎能找到很多共同之处，可惜只能神游一处了。今天，这一片天地也是我的，我可以胡思乱想，可以自由驰骋，开学一周是最繁忙的，我刚从忙碌的状态下解脱出来，此时的我是个闲散而自由的人，难得这份清静，且且爱用这无边的月色和无边的清静好了。

图书馆一角，是花草最繁盛的地方，月光凝成的寂包围着，看不到花木的热闹。我走在其中，倒有了一种冷的氛围了。但我是认识这里的花草的，我来过多次，跟它们打过多次交道，想必这里的花草也该认识我了。水池边，比手掌还宽的春羽和蒲扇一般的芭蕉、细密的水蓑衣、暗红的桂木，都在扶疏的暗影里默默地注视着我。我看了会儿，还是走开了，今晚，它们是属于月光的，不属于我。

往日径场的路边，栽了一排高大的大花紫薇。中秋时节，它们依然顽强地把花举着，一缕一缕挂在树上，不肯凋落。挂在树上的还有一串串琵琶状的坚硬果实，经过这日复长无雨高温的磨砺，这些果子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就是花边的萼也坚硬得像刀刺，风里雨里，千锤百炼才能达到这步田地，慢慢地适应环境，变得坚硬，变得无惧。而我，就像刚移栽到这里的一棵树，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也如这紫薇和上面的果一样坚强。其实，独在异乡为客，心也慢慢坚强，遇到难题也不再像以前手足无措。一个人坐公交、打的、坐地铁、坐高铁，背着行囊走远方，累了，找一处凉亭、一块草皮、渴了，买一瓶矿泉水、饮料基本是不买的，就得奢侈一回，困了就回旅店，买久了就回家。就是现在，一个人，在异乡，似也不惧。有时我甚至想，难道我天生就是游子，只属于远方？

我知道我不是。深邃的长夜，依然希望身边有人能为自己遮风挡雨，女人再坚强的外壳内，也是一颗柔软的，渴望被关照。只是生活的打磨，困难面前一次次让自己独自面对，使自己不得不藏起那些柔弱，露出坚强。想当初，我也曾是母亲身边的宝崽，母亲像护鸡崽一样护着我们。生活基本是不用管的，母亲每天第一个早早起床，把饭菜做好，我们才在母亲的催促声中不情愿地起床，吃饱了背着书包去上学。上学回来，书包一放，母亲说：看牛去！割猪草去！我就在母亲的命令声中乖乖地去看牛，割猪草。等到天黑回来，母亲已把饭菜做好了。饭后，什么也不用管，搬了一张竹床，或搬一条父亲亲手做的木椅子，在夏夜的萤火虫里，月光的朗照下，乘凉去了。现在想来，那真是幸福的时光。

如今，几十年一晃过去，爷爷在我读高一那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两年前，父亲也离我们而去，母亲失了光明，在兄长的照护下一天天挨着日子。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而自己，走着走着，也不再少年。人在走，光阴也在走，人却抵不过光阴。只是这月，仍如从前一样，很大、很圆、很亮，圆圆缺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月可以长久，人不能永存，所以人有了薄情与深情，有了柔弱与坚强，有了怀念、伤感、珍惜，也有了无尽地等待与期盼。

今夜明月千里，月色依旧，乡思如水。

彭扬供图